



书香世界文丛

品味书香·诵读经典

自然之声

大师笔下
的
生命

孙俊峰
凯琳 / 主编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自然之声
大师笔下
的
生命

孙俊峰
凯琳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自然之声：大师笔下的生命 / 孙俊峰，凯琳主编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3.6
(书香世界文丛)

ISBN 978-7-5133-1043-7

I. ①自… II. ①孙… ②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. ①I1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367 号

自然之声：大师笔下的生命
孙俊峰 凯琳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汪欣

特约编辑：洪义

责任印制：韦舰

装帧设计：宋双成

内文排版：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11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960mm×650mm 1/16

印张：18

字数：240千字

版次：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1043-7

定价：25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。

前言

林 祁

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。连“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，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。”周作人的《苍蝇》说到了缘起希腊的传说，颇有趣味。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女子，名叫默亚，很是美丽，不过太喜欢说话。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，当他睡着的时候，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，使他不能安息，因此月神发怒，把她变成苍蝇。以后她还是记念着恩迭米盎，不肯叫人家安睡，尤其是喜欢搅扰年轻的人……

年轻人，有人搅扰你也许是你的幸福呢。不是老有人不厌其烦地问：“你幸福吗？”幸福是什么？其实，幸福有时就像这只苍蝇，嗡嗡地对你唱歌，却和你擦肩而过，甚至被你拍死。苍蝇的可恨在于固执，可爱也在于固执。固执于爱，执着于爱的表达。

能感知苍蝇的人是幸福的。

万物都有生命，爱万物的人是幸福的。

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”爱自由的人是幸福的。书中有一个声音贯穿始终：“有谁不爱自由呢？海洋爱自由，野兽爱自由，昆虫也爱自由。”

那么，对限制自由，遏制生命的行为，能不抨击么？

周作人说：“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，突出两只眼睛，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，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，身穿红布袄裤，扎着裤腿，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。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，最怕看真的，或是类似的小脚。”由此，质疑当下：“我们是文明么？”

“我们的小鱼死了。它从盆中跳出来死的。”悲其不幸，赞其壮烈。与

小鱼同命运的萧红，以死向黑暗抗争的萧红。我们读其散文就像读其人生，感同身受。

“读来读去觉得‘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’这句话说的就是君子兰！”（冰心）亲，你说在冰心的眼中，君子兰仅仅是一盆花吗？

“所以你们要像花生，因为它是有用的，不是伟大、好看的东西。”（许地山）落花生包含的是做人的道理：不张扬，很实在。

“对善于观察的人，最渺小的事物往往就是最重大的事物。”（法国/雨果）此书近百篇经典美文，汇聚了《猪》（梁实秋）、《母鸡》（老舍）、《鸟啼》（劳伦斯）、《松鼠》（科莱特）、《雏菊》（雨果）、《山百合》（德富芦花）、《蜗牛》（蓬热）……真可谓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。

都说鸟儿飞翔，要给它一片蓝天，鱼儿游玩，要给它一片大海，大师们可是给了我们蓝天大海，就看你如何翱翔，如何触摸文字的灵性了。

2013年2月4日于华侨大学厦门校区

目·录

夏丏尊	蟋蟀之话/1
朱自清	看花/5
周作人	苍蝇/9
	金鱼/12
	两株树/15
许地山	落花生/19
孙福熙	清华园之菊/21
孙伏园	红叶/29
陆蠡	红豆/32
	榕树/34
	鹤/35
李广田	桃园杂记/40
鲁彦	故乡的杨梅/45
	父亲的玳瑁/48
王统照	青妙帐/55
丰子恺	阿咪/58
	白鹅/61
	梧桐树/65
	杨柳/66
闻一多	忆菊/70
郭沫若	鹭鹭/74

	小麻猫的归去来兮/75
	银杏/79
	芭蕉花/82
徐蔚南	快阁的紫藤花/85
冰心	话说君子兰/88
夏衍	野草/90
茅盾	谈鼠/92
	樱花/96
叶圣陶	大雁/98
	牵牛花/99
苏雪林	秃的梧桐/101
梁实秋	骆驼/103
	猪/105
	鸟/107

郑振铎	海燕/110
	蝉与纺织娘/112
	猫/115
俞平伯	雅量和她情人的故事/119
胡也频	猫/124
靳以	雄鸡的死亡/138
丽尼	鹰之歌/141
老舍	母鸡/144
萧红	花狗/146
	同命运的小鱼/149
杨朔	荔枝蜜/153
理查德·杰弗里斯 (英国)	七月的草地/156
托马斯·哈代 (英国)	最后一朵菊花/160
哥尔斯密 (英国)	蜘蛛/162
赫德逊 (英国)	林鸟/166
	又闻棕柳莺声/169
伍尔芙 (英国)	飞蛾之死/171
劳伦斯 (英国)	鸟啼/175
雨果 (法国)	雏菊/180

目·录

布封 (法国)	鹰/182
	天鹅/184
于·列那尔 (法国)	动物素描/188
法布尔 (法国)	蝉与蚊的寓言/195
蓬热 (法国)	蜗牛/198
柯莱特 (法国)	松鼠/200
柏吉尔 (德国)	琥珀/205
希梅内斯 (西班牙)	蟋蟀的歌声/208
雅·伊凡什凯维奇 (波兰)	草莓/210
日哈 (捷克)	我家的小小动物园/212
埃林·彼林 (保加利亚)	孤独的树/216
赫·黑塞 (瑞士)	树木/218
安徒生 (丹麦)	荞麦/220
	蜗牛和玫瑰树/222
梅特林克 (比利时)	普罗旺斯的月桂树/225
达·芬奇 (意大利)	天鹅/227
	小毛虫/228
屠格涅夫 (俄国)	麻雀/229
	鸽子/230

	狗/232
	玫瑰/233
列夫·托尔斯泰 (俄国)	牛蒡花/235
	麻雀和燕子/237
	布里卡/238
	乌龟/239
乌申斯基 (俄国)	一棵苹果树的来历/241
高尔基 (苏联)	海燕/243
	鹰之歌/245
	火绒草/248
普里什文 (苏联)	小灰鹤茹尔卡/249
	小病鸭/251
	熊/252
维·比安基 (苏联)	有音乐天赋的金丝雀/254
加·米斯特拉尔 (智利)	玫瑰树根/256
泰戈尔 (印度)	花的学校/258
	金香木花/259
纪伯伦 (黎巴嫩)	哑巴畜生/260

目·录

虚荣的紫罗兰/262

德富芦花(日本)

芦花/266

杂木林/267

壶井荣(日本)

蒲公英/269

岛崎藤村(日本)

落叶/272

夏丏尊(1886—1946),名铸,号闷庵,浙江上虞人,现代著名文学家、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。夏丏尊的作品十分讲究文章的法则,善于撷取生活或事物的片断,给以具体形象而又简洁准确的描写。他所写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朴素严谨、精练畅达,极少疵累之病、雕琢之痕。夏丏尊一生著述颇丰,主要著作有《平屋杂文》《文心》《文章讲话》等,另曾翻译《爱的教育》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。

蟋蟀之话

夏丏尊

“志士悲秋”,秋在四季中确是寂寥的季节,即非志士,也容易起感怀的。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代曾与寒冷饥饿相战斗,秋就是寒冷饥饿的预告。我们的悲秋,也许是这原始感情的遗传。入秋以后,自然界形貌的变化反映在我们心里,引起这原始的感情来。

天空的颜色,云的形状,太阳及月亮的光,空气的触觉,树叶的色泽,虫的鸣声,凡此等等都是构成秋的情绪的重要成分,其中尤以虫声为最有力的因子。古人说“以虫鸣秋”,鸣虫实是秋季的报知者,秋情的挑拨者。

秋季的鸣虫可分为螽斯与蟋蟀二类,这里只想说蟋蟀。说起蟋蟀,往往令人联想到寂寥与感伤。“蟀蟋在堂”、“今我不乐”,三百首中已有这样的话。姜白石咏蟋蟀《齐天乐》云:“庾郎先自吟愁赋,凄凄更闻私语。……候馆迎秋,离宫吊月,别有伤心无数。……写人琴丝,一声声更苦。”凡是有关于蟋蟀的诗歌,差不多都是带着些悲感的。这理由是什么?如果有人说,

这是由自然的背景与诗歌上的传统口吻养成的观念情绪，也许是的。实则秋季鸣虫的音乐，在本质上尚有可注意的地方。

蟋蟀的鸣声，本质上与鸟或蝉的鸣声大异其趣。鸟或蝉的鸣声是肉声，而蟋蟀的鸣声是器乐。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”，我国从来有这样的话，意思是说器乐不如肉声。其实就音乐上说，乐器比之我们人的声带，构造要复杂得多，声音的范域也广得多。声带的音色绝不及乐器的富于变化，乐器所能表出的情绪远比声带复杂。箫笛的表哀怨，可以胜过人的悲吟；鼓和洋琴的表快悦，可以胜过人的欢呼。鸟的鸣声是和人的叫唱一样，同是由声带发出的，其鸣声虽较人的声音有变化，但既同出于肉质的声带，与人声究有共同之点。蝉虽是虫类，其鸣声由腹部之声带发出，也可以说是肉声。

蟋蟀等秋虫的鸣声比之鸟或蝉的鸣声，是技巧的，而且是器械的。它们的鸣声由翅的鼓动发生。把翅用显微镜检查时，可以看见特别的发音装置，前翅的里面有着很粗糙的瓣状部，另一前翅之端又具有名叫“硬质部”的部分，两者摩擦就发声音。前翅间还有一处薄膜的部分，叫作“发音镜”，这是造成特殊的音色的机关。秋虫因了这些部分的本质和构造，与发音镜的形状，各奏出其独特的音乐。其音乐较诸鸟类与别的虫类，有着如许的本质的差异。

螽斯与蟋蟀的发音样式大同小异：螽斯左前翅在上，右前翅在下；蟋蟀反之，右前翅在上，左前翅在下。又，螽斯的瓣状部在左翅，硬质部在右翅；而蟋蟀则两翅有着同样的构造。此外尚有不同的一点：螽斯之翅耸立作棱状，其发音装置的部分较狭；蟋蟀二翅平叠，因之其发音部分亦较为发达。在音色上，螽斯所发的音乐富于野趣，蟋蟀的音乐却是技巧的。

无论鸟类、螽斯或蟋蟀，能鸣只有雄，雌是不能鸣的。这全是性的现象，雄以鸣音诱雌。它们的鸣和南欧人在恋人窗外所奏的夜曲同是哀切的恋歌。蟋蟀是有耳朵的。说也奇怪，蟋蟀的耳朵不在头部，倒在脚上。他

们共有三对脚，在最前面的脚的胫节部具着附有薄膜的细而长的小孔，这就是它们的耳朵。它们用了这“脚耳”来听对手的情话。

蟋蟀的恋歌似乎很能发生效果。我们依了蟋蟀的鸣声，把石块或落叶拨去了看，常发现在那里的是雌雄一对。石块或落叶丛中是它们的生活的舞台，它们在这里恋爱、产卵，以至于死。

蟋蟀的生活状态在自然界中观察颇难，饲养于小瓦器中，可观察到种种的事实。蟋蟀的恋爱生活和其他动物及人类原无大异，可是有一极有趣的现象：它们是极端的女尊男卑的，雌对于雄的威势比任何动物都厉害。试把雌雄二蟋蟀放入小瓦器中，彼此先用了触角探知对方的存在以后，雄的即开始鸣叫。这时的鸣声与在田野时的放声高吟不同，是如泣如诉的低音，与其说是在伺候雌的意旨，不如说是一种哀恳的表示。雄的追逐雌的，把尾部向雌的接近，雌的犹淡然不顾。于是雄的又反复其哀诉，雌的如不称意，犹是淡然。雄的哀诉，直至雌的自愿接受为止。交尾时，雌的悠然爬伏于雄的背上，雄的自下面把交尾器中所挟着的精球注入雌的产卵管中，交尾的行为瞬时完毕。饲养在容器中的蟋蟀，交尾数次至十余次，在自然界中想必也是这样。这和蜜蜂或蚕等只交尾一次而雄的就死灭的情形不同了。说虽如此，雄蟋蟀在交尾终了后，不久也就要遇到悲哀的运命。就容器中饲养的蟋蟀看，结果是雌的捧了大肚皮残留着，雄的所存在者只是翅或脚的碎片而已。这现象已超过女尊男卑，入了极端的变态性欲的范围了。雄的可说是被虐待狂的典型，雌的可说是虐待狂的典型了吧。

原来在大自然看来，种的维持者是雌，雄的只是配角而已。有些动物的雄虽逞着权力，但不过表面如此，论其究竟，负重大牺牲的仍是雄。极端的例可求之于蜘蛛或螳螂。从大自然的经济说，微温的人情——虫情原是不值一顾的，雄蟋蟀的悲哀的宿命和在情场中疲于奔命而死的男子相似。

蟋蟀产卵，或在土中，或在树干与草叶上。先入泥土少许于玻璃容器，

把将产卵的雌蟋蟀储养其中，就能明了观察到种种状况。雌蟋蟀在产卵时，先用产卵管在土中试插，及找得了适当的场所，就深深地插入，同时腹部大起振动。产卵管是由四片细长的薄片合成的，卵泻出极速，状如连珠，卵尽才把产卵管拔出。一个雌蟋蟀可产卵至三百以上。雌蟋蟀于产卵后亦即因饥寒而死灭，所留下的卵至次年初夏孵化。

蟋蟀在昆虫学上属于“不完全变态”的一类，由卵孵化出来的幼虫差不多和其父母同形，只不过翅与产卵管等附属物未完全而已。这情形和那蝶或蝇等需经过幼虫、蛆蛹、成虫的三度变态的完全两样。（像蝶或蝇等叫作“完全变态”的昆虫。）自幼虫变为成虫，其间须经过数次的脱皮，不脱皮不能生长。脱皮的次数也许因种类而有不同，学者之间有说七次的，有说八次或九次的。每次脱皮以前虽没有如蚕的休眠现象，可是一时却不吃东西，直至食道空空，身体微呈透明状态为止。脱皮时先从胸背起纵裂，连触角都脱去，剩下的是雪白的软虫，过了若干时，然后恢复其本来特有的颜色。这样的脱皮经过相当次数，身体的各部逐渐完成。变为成虫以后，经过四五日即能鸣叫，其时期因温度、地域、种类、个体而不同，大概在立秋前后。它们由此再像其先代的样子，歌唱，恋爱，产卵，度其一生。

蟋蟀能草食，也能肉食。普通饲养时饲以饭粒或菜片，但往往有自相残食的。把许多蟋蟀置入一容器中，不久就会因自相残食而大减其数。

雄蟋蟀富于斗争性，好事者常用以比赛或赌博。他们对于蟋蟀鉴别甚精，购求不惜重价，因了品种予以种种的名号。坊间至于有《蟋蟀谱》之类的书，我是此道的门外汉，无法写作这些斗士的列传。

朱自清（1898—1948），原名自华，号秋实，字佩弦，祖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东海县。现代著名散文家、诗人。中国现代的散文以五四时期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，而朱自清正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散文家。他的散文，早期明丽、典雅，后期则洗练、清新，在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堪称现代白话散文的经典作品。直到今天，朱自清的散文仍然被认为是白话散文在语言和文体方面的典范之作。其所著诗歌、散文、文艺批评、学术研究等大都收入4卷本《朱自清文集》。

看花

朱自清

生长在大江北岸一个城市里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，但近来却很少；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“我们今天看花去”一类话，可见花事是不盛的。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，一盆盆搁在架上；架子横放在院子里。院子照例是小小的，只够放下一个架子；架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。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“花台”，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；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。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，不算是爱花。

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，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，偶然和我们到“花房”里去过一两回。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，有一座小花园，是房东家的。那里有树，有花架（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），但我当时还小，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，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。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，现在想来，似乎也还好的。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，

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；有时掐下几朵花，也只是随意摆弄着，随意丢弃了。至于领略花的趣味，那是以后的事：夏天的早晨，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，“卖栀子花来”。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，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，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。栀子花的香，浓而不烈，清而不淡，也是我乐意的。

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。也许有人会问：“你爱的不是花吧？”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，只好存而不论了。

在高小的一个春天，有人提议到城外F寺里吃桃子去，而且预备白吃；不让吃就闹一场，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。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，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白看戏的事。中学生能白看戏，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？我们都这样想，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，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。到了F寺，气势不凡地呵叱着道人们（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），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。道人们踌躇着说：“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。”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？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。大家都丧了气，原来花是真开着呢！这时提议人P君便去折花。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，立刻上前劝阻，而且用起手来。但P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，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，一眨眼，花在他的手里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。那一园子的桃花，想来总该有些可看，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，只嚷着，“没有桃子，得沏茶喝！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“方丈”里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。这才平了气，谈谈笑笑地进城去。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，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，是并不了然的，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。

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，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。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，却只到过崇效寺一次。而去得又嫌早些，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。北平看花的事很盛，看花的地方也很多，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班诗人名士，其余还是不相干的。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，我们这些少年，对于旧诗和那一班诗人名士，实在有些不敬。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

可言，我是一个懒人，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。后来到杭州做事，遇见了Y君，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，看花的兴致很好。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。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，但太少；又没有临水的，人也太多。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，来了一个方面有须，穿着花缎马褂的人，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：“梅花盛开咯！”“盛”字说得特别重，使我吃了一惊，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“盛”这个声音罢了，花的盛不盛，在我倒并没有什么。

有一回，Y来说，灵峰寺有三百株梅花，寺在山里，去的人也少。我和Y，还有N君，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，从岳坟入山。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，又上了许多石级，才到山上寺里。寺甚小，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。园也不大，东墙下有三间净室，最宜喝茶看花；北边有座小山，山上有亭，大约叫“望海亭”吧，望海是未必，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。梅树确是不少，密密地、低低地整列着。那时已是黄昏，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。梅花并没有开，但那珍珠似的、繁星似的骨朵儿，已经够可爱了。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。大殿上正做晚课，送来梵呗的声音，和着梅林中的暗香，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。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，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，天是黑定了，又没有月色，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，照着下山。路上几乎迷了道，又两次三番地狗咬；我们的Y诗人确有些窘了，但终于到了岳坟。船夫远远迎上来道：“你们来了，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！”在船上，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，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。

Y回北平去了，我也到了白马湖。那边是乡下，只有沿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，春天花发时，在风里娇媚地笑着。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。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，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，“我们看花去。”但有一位S君却特别爱养花，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。我们上他家去，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，便是提着壶浇水。我们常乐意看着。他院子里一株紫薇花很好，我们在花旁喝酒，不知多少次。白马